

一棵牡丹树

肖遥

几个老同学去牡丹园写生，王小怡执意要找“那种老一点的牡丹”，我问啥是老牡丹，王小怡答非所问地说起她曾经在洛阳看到过一棵树，树上开满了牡丹，她说自己当时就震惊了：牡丹原来可以长成一棵树。

下着雨，游人稀少，王小怡打着伞，找到了一朵快开败的牡丹开始画，原来这就是“老牡丹”。我明白了，用国画来表现牡丹，这种即将凋残的感觉画出来特别有味道，也极其有挑战。从画者的角度看，那种开得饱满、未曾经历风雨的花，线条太滑腻，造型过于圆润，缺乏松弛感和苍劲感，无法承载更多复杂的情绪。而花瓣已经掉落了几瓣的花朵，它不是圆形，而是大致的梯形或三角形，或是许多种无法想象、不可预测只有它自己能长成的形状，反而更加多姿、有致。在国画里，些许枯笔、瘦墨、老干、道枝，都会使得这幅画“立”起来，正如王小怡画的“老牡丹”——线条从容地像瀑布样流泻下来，凋谢的部分，使得花瓣线条曲折含蓄，十分耐看。

雨停了，王小怡站起身来换了个地方，画另一朵牡丹，湿漉漉的黑地上出现了一圈白色的干爽印记，那是刚才她坐过的地方，我们几个指着那块印记笑了半天。说起当年国画系的同学各有所长，有人擅长花鸟，有人擅长树石，有人把《芥子园画谱》都临了一遍，有人更狠，把自己关在屋里一个月只吃方便面，临了一幅清明上河图。可截至目前，也就王小怡成了专业画家，这是大家都不曾想到的。

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小怡上学时就开始卖



石榴红

陈勇钊 摄

画，却经常会为自己不得不画些迎合大众审美的商品画而自卑，这几乎成了她的一个心结。毕业后，她开办了一个美术教室，画画这件事她一直不曾撂下，就连娃娃放学，也会站在学校门口画几笔速写，她的创作题材也日渐丰富，她画课堂场景，画她的学生们，画生活中出现的装修工、搬运工、快递员、水果摊主、蔬菜商贩，画和她一样辛苦工作的劳动者。因为感同身受，她画的他们分外鲜活、有感染力，她的很多画获奖并被国家画院收藏。

王小怡说你们可真能掰活，她随口说起自己的母亲，虽然不识字，但心灵手巧，能在衣服上绣出生动的蝴蝶，蝴蝶腿上的绒毛都清晰可见。农闲时节，母亲会去县里亲戚开的裁缝店帮忙，亲戚时常会送她一些废弃的边角布料，母亲用家织布配上这些花花绿绿的碎布头，给她们姐妹几个做衣裙，少女的她穿着这些匠心独具的衣裙去上学，又别致又时尚，尽管家境贫寒，但富有艺术气质的她经常是全校最吸睛的女孩……

瞧，那个女孩现在还是很引人注目——太阳出来了，游人渐多，不少人驻足围观小怡画牡丹，有人啧啧惊叹，有孩子看得痴迷，大人拽都拽不走。烈日下专心画画的小怡，连鬓角的白发都发光……也许，令她发光的不是她身为专业画家的成就，而是她的创作状态。正如让一株牡丹有了松弛感的，不仅是她饱经沧桑，终于长成了一棵树，而是她经历了岁月，有了面对风雨或烈日的从容姿态，你能看见她与生活刚蹭的伤，更能看到她心里焕发

的光。

美丽池塘

谢光明

蜻蜓并不是池塘唯一的主人，除了鱼，池塘里还有好多常住的“居民”，龙虱、水龟和泥鳅，它们一辈子生活在池塘里，从不离开。有一只青蛙，体型巨大，一开口就发出马蹄般洪亮低沉的声音，嘟嘟嘟，声势骇人，让人以为是什么怪物。我家的鸡在池塘边散步，抓虫子吃，遇见大青蛙，青蛙并不避让，甚至与鸡群争抢虫子。虫子飞来，青蛙猛地蹿起，舌头一卷，吞下虫子，几毫秒时间完成进食，重新坐在池塘边的土堆上，鸡们只能大惊小怪地对着青蛙“咯咯”地叫。

大青蛙害怕我家的狗，也害怕我祖母。清晨，我祖母绕着塘边采摘豇豆，或掀开红豆的叶子查看豆子长势，狗跑到祖母前头，大青蛙就从叶子下扑通一声，跳到池塘里，在空中撒一泡尿。那些数不清的小青蛙，纷纷从我祖母脚下蹦蹦跳跳让开小路。祖母洗猪草的时候，搅动一池塘静水，涟漪温柔地敲打石岸，水蜘蛛、龙虱和水龟都会躲藏起来避过大浪。红蜻蜓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巡视一遍整个池塘，然后停在枯枝上。池塘倒映红蜻蜓的影子，水下的泥鳅含情脉脉地抬头望着它。夏天中午的乌桕树上，知了不知疲倦地聒噪，吵吵嚷嚷的声音细密绵长，像一床厚重的被褥，蒙在人的头上。红蜻蜓不厌其烦，不停地用尾巴拍打水面。

为了体验蜻蜓临水而舞的乐趣，我时常想象坐直升飞机巡视邻省广袤的鄱阳湖，显然，与蜻

蜓相比，人类的直升飞机太过笨拙。我还想体验青蛙和泥鳅的视角，抱一块石头，坐在牯牛湖上游的深潭里，然后仰头看水潭四周的山和树，那些物体随着水面的涟漪而晃动，扭曲，一点都不真实，只有天空还是一样的深邃蔚蓝。

一家人用完餐，祖母就去池塘洗碗筷，那些小鱼小虾，全围过来舔她的手，争抢饭粒。一个清晨，在池塘边忙碌的祖母压低着嗓子喊我的乳名，叫我赶紧过去。祖母十分兴奋，她贴近我的耳朵，用手指着石头护坡的一个洞口，激动地说：“乌龟，乌龟。”祖母常说池塘有乌龟，是我从未见过面的祖父生前放在里面的，可是十几年来，我们都没看见过它。此刻，乌龟趴在潮湿的石头上，微闭双眼，进入一种养生的安静状态，以至于那只红蜻蜓停在龟壳上，它也无动于衷。

祖母还喜欢在黄昏的池塘里洗衣服，数不清的浮游在水面上上下飞舞，祖母的捣衣声清脆而响亮，赛过此起彼伏的蛙鸣。一会儿，月亮出来了，落在池塘里，水波光耀荡漾，萤火虫也一闪一闪过来凑热闹。蜻蜓，青蛙，乌龟和泥鳅们，如果还没睡着，看见流溢的月亮和亮晶晶的萤火虫，是不是跟我在山村看见夜晚的繁星一样宁静呢。谁的心中没有大海与星辰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跋涉万水千山，终身厮守家乡，守护一个热闹的池塘，也是一种美丽的人生。

借力的凌霄

程耀恺

我上初二的时候，《语文》书上有一首五言古诗，是白居易的《有木名凌霄》。因为有不少同学以前似乎没见过凌霄，老师便告诉大家：进学校西大门左拐，教师办公室的院子里，有一条木架游廊，一株茂盛的凌霄此刻爬满了木架，大家随我来。老师先让大家鱼贯从游廊穿过，再让我们站到游廊外观看，但见：枝蔓袅袅，绿叶葱葱，橙花灼灼。老师说：这就是凌霄，它的腰杆太弱，只能依附木架，方才“夤缘直上照残霞”，好了，现在回教室继续上课。——这是一段美好的记忆，从那时起，一丛植物，一首古诗，一种说法，深深地融入我的体内，以致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一碰见凌霄，我就能脱口而出：“有木名凌霄，擢秀非孤标，偶依一株树，遂抽百尺条……”。

凌霄为紫葳科凌霄属落叶藤本。藤茎借气生根攀附它物之上。叶对生，奇数羽状复叶，小叶7—9对，卵形至卵状披针形，边缘具齿，中绿至深绿。疏散短圆锥花序顶生，花冠漏斗状钟形外橘黄，内深红，花萼5裂。蒴果，长如豆荚。

《有木名凌霄》是白居易《有木诗》八首之一，诗人写凌霄，意在拿凌霄来警世，寄语世人要自立于世，不可依草附木，所以才有“朝为拂云花，暮为委地樵。寄言立身者，勿学柔弱苗”之说，也算是用心良苦。

后来读书既多，见识日广，单是写“凌霄”的诗文，就碰到过不下十来种，不仅着笔不同，趣旨亦大相径庭。北宋的米黻有首《拟古》诗，开头便是：“青松劲挺姿，凌霄耻屈盘。种种是灵物，牵连上松端。秋花起绛烟，旖旎云锦般。不羞不自立，舒光射丸丸。”大意是说：青松姿态劲挺，傲然独立，凌霄却耻于盘结于地。然而它们都是有枝有叶的植物，青松就让凌霄攀附在自己身上，使之爬上树端。凌霄在秋天开出红霞般的花朵，柔美绚丽，像云锦一样殷红灿烂。此刻，凌霄也不以自己不能独立为耻，那耀眼的光芒，映照着团团的松盖——这多少有点与白居易唱反调的味道了，不过并不过份，攀附与被攀附双赢，一个借力，一个借光，不好吗！

事情到了南宋的陆游那里，他写凌霄，就把自己的道德激情乃至思想感情一并隐藏了起来，纯然是欣赏：“高花风堕赤玉盏，老蔓烟湿卷龙鳞。”目的无非为花写照，仅此而已；到了清代李渔，竟来了一百八十度反转，“藤花之可敬者，莫若凌霄，然望之如天际真人……”这无疑是在大唱赞歌了。对同一种植物，有不同的观感，发不同的意见，这不是公说公理，婆说婆理，这是看法不同，取舍有异，是立体审视事物的好习惯，是自由表达情感的好风气。

李渔说凌霄，仍是强调“欲得此花，必先蓄奇石古木以待，不则无所依附而不生，生亦不大。”李渔以博闻广见称著，一不小心，竟也栽在凌霄树下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，洛阳就有傲然独立、不事攀附而成树开花的凌霄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：“凌霄花未有不依木而生者，唯西京富郑公园中一株，挺然独立，高四丈，围三尺余，花大如杯，旁无依附。”富郑公即北宋名相富弼，此公退休后，回到老家洛阳，闭门谢客，置一园，种花木，其中一株凌霄，独立挺拔，自成一体，当时洛阳人惊叹：凌霄花必依他木，罕见如此者，盖亦其主人耳？这当然是姑妄之言，姑妄听之便是。

洛阳的富郑公园仍在，园中独立不依的凌霄，也作为一种变异品种，保存下来。游人去洛阳看牡丹之余，不妨顺便观赏一下富郑公园里的凌霄，不独增广你的见闻，甚至引发你的深思：万物万情，切莫一以概之。

